

天堂与地狱的使者

吴 然

幽默文库

冯尼格的幽默

陕西人民出版社



天堂与地狱的使者

——冯尼格的幽默

吴 然

陕西人民出版社

幽默文库
天堂与地狱的使者

——冯尼格的幽默

吴 然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3插页 83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7000

ISBN 7-224-00474-X/G·77

定 价: 1.70 元

序

幽默，生活的调色板，语言的盐，笑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幽默，缪斯王冠上的明珠。翻开人类的文学艺术史，典型人物的五彩画廊中，幽默形象熠熠闪光。与风车英勇鏖战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不但自己聪明，还把聪明借给别人”的英吉利浪子——福斯塔夫；“遵照上帝旨意”鲸吞别人财产、勾引他人妻子的法兰西“良心导师”——答尔丢夫；“带着感情扯谎”、把牛皮吹破了天的俄罗斯假钦差——赫列斯塔可夫；饱蘸着泪水一直笑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美利坚喜剧大师——卡伐罗；在科举制度的悲喜剧中走完一生的中国封建士子——范进；“精神胜利法”的绝妙典型、旧中国国民性的生动缩影——阿Q；为了拉上一辆“自己的车”挣扎一生终未遂愿的人力车夫——祥子……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犹如插上了翅膀，跨越时代和国界，成为全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为了普及幽默理论知识，介绍国内外著名幽默艺术家（包括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曲艺家、导演、演员、漫画家等）及其代表作，我们决定编一

套《幽默文库》，为每一位入选的幽默家出专集一本，内容包括专论（艺术家生平介绍、幽默风格评述及名作赏析）和选文。本文库所谓“幽默”是指广义的幽默，亦或谓喜剧，包括一切能引起具有审美价值的笑的美学式样（如狭义的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怪诞等）和艺术体裁（小说、戏剧、影视等）。

据悉，目前国内还有几家出版社也在编印有关喜剧、幽默的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幽默文库》一旦出齐，我们中国人便将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喜剧、幽默的小小资料库，一个了解中国和世界喜剧、幽默的历史及现状的小小窗口。

和其他几套丛书较为侧重于学术性或资料性有所不同，《幽默文库》想另辟新路：一是将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既要提供新观点、新资料、新的研究方法，又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二是要用现代审美意识和现代知识结构观照审美对象，内容新一点，文字巧一点，角度“怪”一点；三是努力寻找高层次读者与广大青年读者的契合点，既要力求使前者读有所获，又要设法使后者读来饶有兴味。

亲爱的读者，《幽默文库》为您而写，请告诉我们，您喜欢它吗？应该怎样写才能使您更喜欢？

陈孝英

1988年暮春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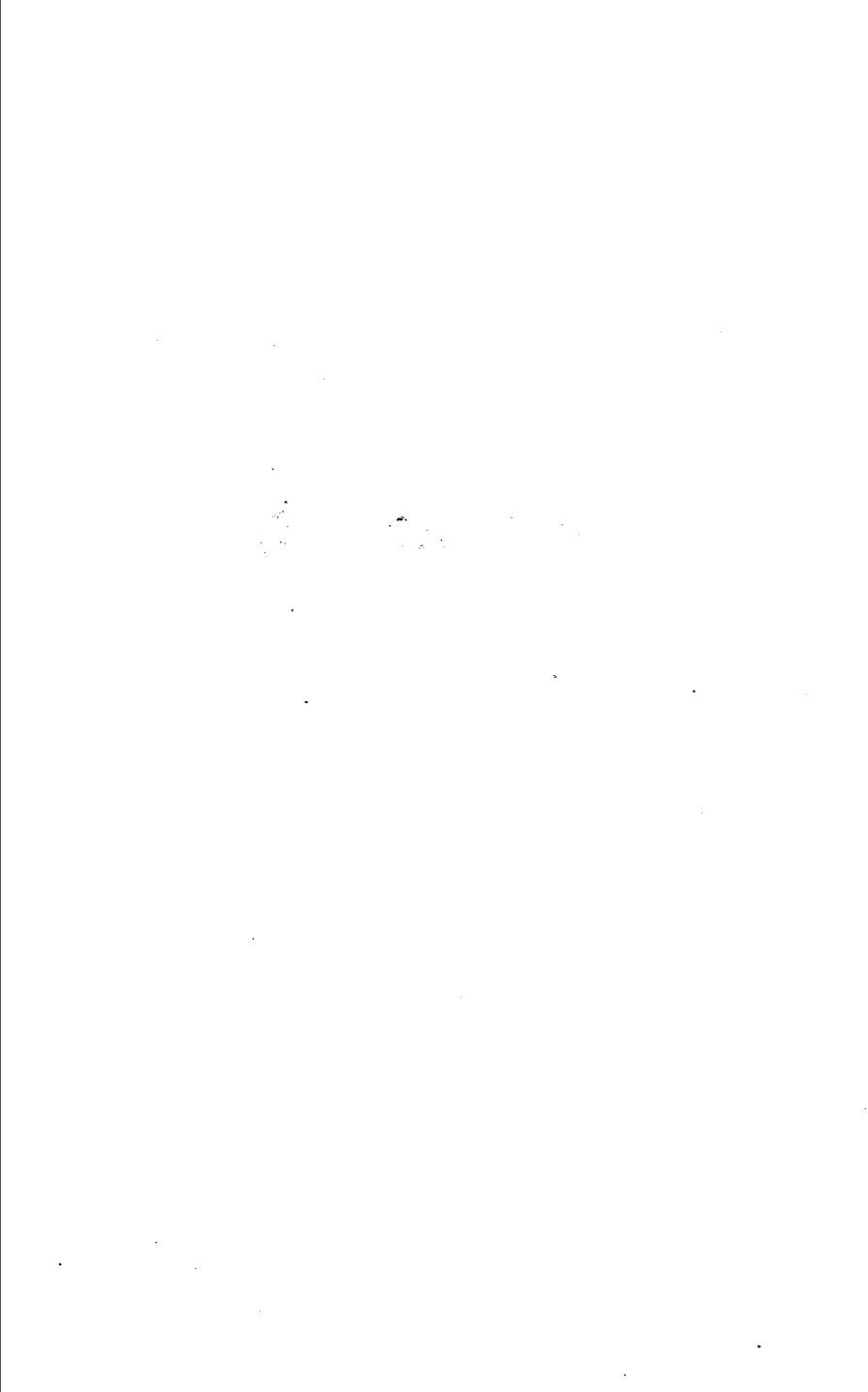
专 论 篇

- 这就是库特·冯尼格……………(3)
地狱之行……………(10)
科幻乎？荒诞乎？……………(16)
美学意向——黑色幽默之析……………(34)

文 选 篇

- 欢迎你来猴房……………(59)
艾皮凯克……………(86)
五号屠场（节选）……………(99)
这回我演谁？……………(131)

专 论 篇



我认为作家是社会中最重要成员，
这不是潜在的而是实际的。好作家必须拥
有并且捍卫他们自己的思想。

——库特·冯尼格①

我想我是个不坏的作家。

——库特·冯尼格②

这就是库特·冯尼格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人物肖像漫画：他鼻子里冒出一股黑烟，眼睛里落下一行泪珠，看似悲伤，却又有一副惹人发笑的样子；那目光分明是深沉的，却实在透着呆滞。

这是一幅自画像，作于1973年，画家本人的职业是作家。画面给人的感受是复杂的，寥寥数笔之后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但它的

总体效果显然是喜剧性的。倘若不究其实质，单凭画面效果，断言这是一幅带有自嘲味道的随意之作确实不算过分，但是“谁解其中味”的困扰往往使人不能拘泥于此，而追究起来，这幅自画像本身就无法说明了。

他是谁？

说来话长，1965年3月，一位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却颇有眼力的美国作家弗里德曼突然心血来潮，匆匆收集了当代12位作家的作品片断，编辑了一本不到200页的小册子。他凭着作家的直觉，认为这些风格不尽一致的作品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种东西类似幽默却又不完全同于传统的幽默。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儿去概括，所以他索性借用20年代法国作家布里东创造的词汇“黑色幽默”去称呼它。收集在册的12位作家除了赛利纳（L.Céline）是本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作家外，其他都是当代美国作家。他们是：

杰·皮·唐里维（J.P.Donleavy）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Nabokov）

查理·西蒙斯（C.Simmons）

约翰·里奇（J.Rechy）

爱德华·阿尔比（E.Albee）

约翰·巴思（J.Barth）

特里·萨赛恩（T.Southern）

詹姆斯·珀迪（J.Purdy）

康拉德·尼克伯克 (C. Knickerbocker)

当然，还少不了编者自己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 (B. J. Friedman)。弗里德曼不是批评家，他编辑此书的目的不见得是为了说明某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也不见得是为了树起某个文学流派的大旗，充其量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作为作家对文坛现象的某种感觉罢了。这本小册子的价值若干年以后才显示出来，当人们猛然醒悟道应该为弗氏的创举庆贺的时候，弗氏早已对此不感兴趣了。而在当时，弗氏热衷于编辑此书的时候，感兴趣者却寥寥无几。

有一位作家对弗氏之举动是感兴趣的，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对自己没有被选中感到很不服气。这个作家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希望“受到严肃的对待”。尽管这次编选在流派如云、高手聚集的美国未必能形成什么气候，但遭人轻视毕竟是不体面的。

他是谁？

当时，没有更多的人理会他的存在，然而，弗里德曼不愧慧眼识人，不久，“黑色幽默”的名单被他扩大了，那位不服气的作家竟然入选了。

这人就是库特·冯尼格 (Kurt Vonnegut)。

冯尼格是一位并不奢望出人头地的美国作家，他试图跻身于弗氏的“黑色幽默”之列绝非为赶时髦或凑热闹之故。这位未入选时耿耿于怀，入选后又显得清高不凡的作家后来曾经模棱两可地说：“在

鳐鱼之角^③上的一天，布鲁斯·弗里德曼用一个
大罐子扣住我，标签上写着‘黑色幽默’，我在四
周摸索了一下，我根本没法从罐子里出去……”^④
这句话表明了冯尼格含混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冯尼
格愿意承认自己是“黑色幽默”作家，另一方面，
他觉得给自己冠之以“黑色幽默”的头衔虽然有被
迫之嫌，但也未尝不可。即便这表明的仅仅是一种
含混的态度，但在当时也是需要勇气的。不能较为
正确地估价自己，很可能会导致自己的创作误入歧
途，批评家的刻薄、读者的挑剔都会因作家的出言
不慎而随之出现。

如今的情形不同了，在美国，人们现在提到
“黑色幽默”，不能不把它同库特·冯尼格的名字
联在一起，这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人们很容易从他的
作品中找出某些片断来说明这一点。理由是充足的。
而且人们对那幅他为自己画的肖像漫画有了更为
深刻的理解。

冯尼格是20世纪的产儿，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儿。社会历史批评学派
是十分看重这一点的。这场战争给人类的文化财富
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毁灭，然而也造就了一大批原本
未必会踏入文学领地的人才，冯尼格就是其中之一。

1922年11月2日，库特·冯尼格出生于美国印
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
颇有艺术修养的建筑师和画家。生活在充满构图和

颜料的家庭里，冯尼格从小对文学艺术就不感到陌生。

冯尼格后来走上喜剧艺术的道路，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同他的家庭是不无关系的。他曾经多次强调说，他的小说之所以写成滑稽幽默的式样，完全得自同胞兄妹的启示。他写道：“我的小说的两个主要的题目是被我的兄妹所说明的。”冯尼格的长兄彼得是一位爱开玩笑的科学家，他在他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之后的一封信中简短地说明了冯尼格的第一个主题：“事实上，我在这里几乎从每一件东西上清洗粪便”，这是一种在忙乱而不乏乐趣的家务劳动中所持的轻松态度，对冯尼格来说，这句话不仅是幽默的启示，还有一种对人生、社会看法的启示。冯尼格的妹妹也是个乐天派，她说明了第二个主题。她不幸身患癌症，临终前，她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没有痛苦。”^⑤冯尼格妹妹的遗言实际上成了日后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方法。把彼得的家信和妹妹的遗言放在一起看，这些主题好像是矛盾的，但冯尼格却看出了它们的联系。美国批评家查尔斯·B·哈里斯（Charles B. Harris）说：

“当人们意识到了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件东西’已变得那样肮脏时，还能对生活仍然满意吗？反之，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能毫无痛苦地看待生活的环境的人，为什么还要费心去对抗这种环境呢？”^⑥家庭所给予冯尼格的这种独特的幽默启示在开始当

然仅仅奠定了基础，他看出这其中的奥妙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冯尼格自幼喜爱戏剧，尤其喜爱轻松愉快的剧种。幽默是美国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在美国，这类戏剧产生于19世纪，它是随着城市的普遍建立而兴盛起来的。最有影响的当属轻歌舞剧（Vaudeville）和滑稽表演（Burlesque）。轻歌舞剧适合每个人的口味，它大致包括杂技、魔术、舞蹈、动物表演、单口相声、唱歌和滑稽等等。滑稽表演主要是给成年男子看的。最初是合法戏剧演出当中的逗眼片断，后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其特点是半裸的歌女同庸俗的穿着肥大裤子的喜剧演员插科打诨。30年代，美国舞台上的这类节目达到了顶峰。冯尼格对这些戏剧喜爱到了入迷的地步。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喜剧演员的精彩表演。直到1976年，库特·冯尼格还在他的长篇小说《滑稽剧，或不再孤独》（Slapstick, or, Lonesome No More）的扉页献辞上，特别提到两位喜剧演员：阿瑟·斯坦利·杰斐逊（Arthur Stanley Jefferson）和诺维尔·哈迪（Norvell Hardie）。

在马克·吐温故居的一次演说中，冯尼格说：“我最终会意识到我始终没有错；我不会见到上帝，既没有天堂，也没有最后审判日。”⑦在上帝主宰的社会里，说这种话是要下地狱的。然而，这对冯尼格来说却并不在乎，因为他实实在在下过一次地

狱。或许就是这次地狱之行，才把他推上了“黑色幽默”的道路。

1760年，德累斯顿遭到普鲁士人围攻。7月15日开始炮击。美术陈列室着火。许多名画被运往柯尼施泰因，但有些已被炸弹碎片严重损坏——特别是弗朗西亚的《基督的洗礼》。而后，庄严的十字架教堂的塔楼——日夜观察敌人动静的瞭望哨，也被大火吞没了。这座教堂后来屈服了。

——玛丽·恩德尔：《德累斯顿，
历史，舞台和画廊》

地 狱 之 行

上帝第一次同冯尼格过不去是在他中学毕业面临抉择的时候。学习艺术或建筑是他的本意，这样一来可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二来也算是父业子继。然而，阻挠他继承父业的正是他父亲。老冯尼格是位杰出的建筑师，但却在3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时开始长期失业，全家一度甚至落魄到靠变卖家珍度日的境地，因此他决计不让小冯尼格学建筑，而要

他像他哥哥彼得那样去学化学。迫于父亲的压力，冯尼格于1940年起入康奈尔大学主修生物化学。冯尼格后来承认，自己在化学系不是好学生，因为他委实对攻读科学不感兴趣。冯尼格第一次懂得金钱的威力，懂得它甚至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这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God Bless You, Mr. Rosewater)中，冯尼格借主人公艾略特之口说道：“在美国，人民不能分享财富，这是可怕的，是残忍的政府让他这样的人生来就占有国家一大片土地，而让另外的人生来就一无所有。”

对冯尼格来说，这件事本身就带有喜剧色彩，这是由必须从命和根本不情愿的不协调造成的喜剧。他索性把艺术的想象带进了分子式或化合剂，于是，科学对于他，从另一个方面产生了作用。他在康奈尔大学学到的化学知识对他用于科学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但对他后来在创作中用科学幻想的意境讽喻现实却绰绰有余了。

冯尼格对记者说，上大学的“第一年还过得去，第二年开始掉队，第三年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⑧，这时正是1943年，正巧军队开始招兵，冯尼格便报名入伍了。

冯尼格先在炮兵部队服役，不久，军队又保送他到田纳西大学攻读工程学，结业后分配在步兵一〇六师当侦察员，并随部队赴欧洲作战。此次欧洲